

自序

我對於美國政治的真正關注，始自2001年9月11日——那天我在香港，晚上通過電視直播目睹了整個過程——親眼看到第二架飛機撞擊世貿中心，雙塔倒塌，煙塵瀰漫曼哈頓。那一刻，我意識到世界將永遠改變。事件後，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徹底改變了中東格局。後續，薩達姆政權坍塌，ISIS崛起，中東許多地方陷入戰亂，難民潮湧入歐洲，為歐洲民粹右翼的興起埋下了種子。

2008年，我在美國親歷金融危機，見證了奧巴馬當選。在波士頓競選活動現場以及哈佛校園，都感受到了奧巴馬「Yes, We Can」、「Change」的理想主義浪潮。然而，金融危機也催生了經濟民粹主義——左翼有「佔領華爾街」，右翼有「茶黨運動」——它們最終演變為後來的「美國優先」經濟民粹主義。而奧巴馬時代興起，席捲知識界與精英界的文化左翼運動（「覺醒主義」），最終遭遇保守主義者的反撲，哈佛也成了文化戰爭和政治鬥爭的陣地。

這些歷史事件，都是引致美國撕裂的關鍵歷史時點。

而到2016年美國大選，民粹主義達到新的頂峰。美國左翼與右翼、進步派與保守派、精英與民眾、有產者與無產者、白人與非白人的矛盾空前激烈。特朗普當選那晚，一半美國人歡呼雀躍，一半人痛哭流涕。國家已然撕裂。而更早的時候，英國也已通過公投決定脫歐。許多人說，2016年是個分水嶺，此前與此後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正所謂百年不遇之大變局。

時隔八年，我們在2024年11月又目睹了特朗普捲土重來，再次當選。拜登的四年成了「特朗普主義」、「美國優先」、MAGA歷史潮流裏的一段插曲，未能改變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演變發展的方向。如基辛格老人家在2018年（時年95歲）時所說的，特朗普「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迫使這個時代放棄它的舊有偽裝」。而特朗普也許並不自知，他正在啟動另一個時代。在這個新的時代裏，美國政治生態將如何重塑？美國的制度與社會將遇到何種

挑戰？這一切又將如何影響全球秩序、影響中國？對這些問題，我一直持續思考，希望找到方向或答案。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關注美國呢？當然是因為美國作為全球霸主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地位。美國的政治經濟變化，可能是世界宏觀趨勢最大的單一影響因素。美國在過去幾十年經歷的相對衰落，是本世紀以來最大的地緣政治現象，其與中國的崛起，形成了有趣的對照。許多人預言，「中美必有一戰」，但我認為，這不過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中美也許會正面相撞，但更大的可能是「擦肩而過」——過程中會有許多的摩擦和火花，但畢竟不是正面衝撞。我們甚至可以樂觀估計，雖然摩擦還十分激烈（所謂的「戰略脫鉤」），但由於雙方實力的變化，真正的衝撞點可能已經過去，中美已然邁上不同軌道，奔向各自的未來。因此，並不存在所謂大國必有一戰的宿命，在不知不覺中，也許「輕舟已過萬重山」。

美國的衰退必將深遠影響世界格局，同時給中國崛起留出空間與機會。今天的美國是一個「撕裂之國」——撕裂的社會，撕裂的文化，撕裂的政治。而美國兩黨與朝野唯一能找到的共識，就是把中國視為最大挑戰和對手，通過構建中國這個外部假想敵，在不斷撕裂的過程中，凝聚國內政治力量，形成政治動能，轉移內部矛盾，以時間換空間，暫時迴避國內問題。

因此，中國不幸承擔了「緩解」和「疏導」美國國內撕裂的功能與角色。我們也可以由此判斷，只要美國社會繼續撕裂，只要其國內問題得不到解決，對中國的敵意就無法消解，而這種敵意會轉變為衝突，構成了中美的大國博弈——從貿易戰到金融戰、科技戰。這就是中美「擦肩而過」時的巨大摩擦與火花。

《撕裂之國》這本書，為的是兩個目標：一是對美國提供相對高質量、高顆粒度且及時的分析。這些分析要考慮到美國國內政治的複雜性，要有判斷、有預測，能夠經得起歷史考驗。二是在分析的過程中，始終提供中國視角，從中國的角度理解美國——既是看清美國，也是看清自己，並由此形成對未來的啟示與指導。

這本書的內容，具體可分為四大部分（許多內容在不同章節和文章裏有所交錯）：

第一部分是對美國大選的分析。這部分文章主要寫在大選期間，當時的觀察和研判，站在今天看，一些文章也是有歷史價值的。

第二部分是對特朗普個人，對特朗普政府、特朗普陣營及其政策的分析。包括特朗普的個人政治，MAGA的發展歷程，科技右翼在MAGA運動裏的角色，貿易戰的邏輯、考量及政治博弈，TikTok問題，等等。

第三部分是對未來趨勢的解讀——「在大亂之中尋找邏輯」。特朗普的個人色彩過於強烈，使得人們過於關注他個人的行為和所想，迷失於其中，而忽略了美國兩黨與朝野的真正政治共識。正如特朗普第一任的遺產實際上是把「反華」變為華盛頓共識，特朗普第二任的遺產可能是把對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批判及「美國優先」納入新的美國秩序（所謂「Pax Americana 2.0」）。由此，我們可以分析美國國內政治、對外政策、對華政策的中長期走向，給中國的應對提供啟示。

第四部分是結合美國的政治經濟問題，對美國的政治制度及其局限的思考與批評。一些代表性的觀點包括「美國制度不適合美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等。不同的社會形態適合不同的制度，對美國制度當然不是簡單的否定和批判，而是將其「請下神壇」，在更大的歷史維度之下，予以還原。

中國古語：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中美處在大國博弈裏，增加對對方的認識至關重要。在這個方面，中國對美國的了解，實際上是超過美國對中國的了解的。兩國認知存在「系統的不對稱性」。而筆者的使命，是站在中國一側，不斷增進國人對美國的了解——其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增加中美之間的衝突和摩擦，而更好地了解美國的行為、戰術、策略，無疑有利於減少中國的誤判。兩個超級大國中，至少有一方是成熟、冷靜、清醒，能夠真正負起歷史責任的吧。考慮到美國的撕裂、美國的政治特點等，這個角色也只能留給中國。也希望這本《撕裂之國》能夠為此貢獻一份力量。

本書的出版，首先感謝我的父親、母親、妻子及兩個孩子對我常年的鼓勵與支持。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家人們。過程中，也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給予的鼎力支持，使本書能夠在極為緊迫的時間裏順利推進並問世，為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貢獻一份知識力量。

任意（筆名「兔主席」）

目錄

自序	4		
第一章 個人特質及特朗普政治觀察三部曲	13	第四章 貿易戰烽火	159
哪些是特朗普「自己」的議題，哪些是別人的「私貨」	14	中美貿易戰背後的美國貿易產業政策底層邏輯	160
「草台班子」還是「戰略迷霧」	26	大象vs獅子：美對華貿易戰到底要什麼	170
「病人」特朗普：認知立場、人格障礙、MBTI	37	項莊舞劍：「關稅俠」的算計	178
開發商治國：特朗普的房地產思維對其政治的影響	44	「關稅是美國唯一的救亡之路」：萊特希澤、MAGA、 經濟民族主義	187
電視「真人秀」與特朗普政治的精髓	54	附：萊特希澤其人其事其所想	
		在全世界面前給了自己一記響亮耳光	200
第二章 大亂中的草蛇灰線	69	第五章 TikTok：計時炸彈？	210
美國真正的政治共識	70	案板上的魚肉——TikTok在美國（十五問答）	212
兩個「太陽系」：後特朗普時代，美國視野下的全球秩序	79	從TikTok遭遇，看美國對華啟用「戰時思維」	229
美國對華五大共識，以及「非共識」	91	今天，企業家們要考慮的問題——「all in China」	238
		以卵擊石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TikTok訴美國政府	248
第三章 MAGA與科技右翼	103	何去何從TikTok	258
MAGA圍繞技術移民的內戰	104	特朗普終於拋出了他的TikTok設想	267
人工智能+政府裁員：「科技—產業複合體」主導的特朗普 美國	110		
MAGA的「六大階段」——有趣的歷史比較	119		
美國「科技右翼」裏的「四種人」	138		
馬斯克和特朗普的公開撕逼	149		

第六章 天選之人?	271	從人性看左翼政治在美國為什麼如此之難	401
拜登的政治討伐：美國穿越臨界點，進入政治內戰	272	特朗普政策及「貿易戰」將使美國經濟社會問題更加嚴重	406
換人還是不換人——是個問題。辯論慘敗後的拜登與民主黨	276	從拜登的貿易政策到疫情與人工智能的關係	417
「頂硬上」的「膠化」——趣談哈里斯接棒拜登	282	美國的移民政策與金融化問題，拜登任內只會加劇	424
一槍打出一個「天選之人」——特朗普遇刺快評	293	插曲：回顧香港運動、歐美政治的右翼民粹化及 人類政治的複雜性	433
特朗普選的不是副手，而是接班人	301	迎合人性本能的潘多拉盒子：從大歷史看特朗普的右翼 民粹主義	440
為什麼選擇特朗普？賭四年國運而已——美國中間選民 心態推演	310	美國（MAGA）特色的資本主義	451
美國「革命」前夜	317	美國民主最不适合美國，以及西方制度的運行條件	460
美國史上權力最大的總統（和他的黑色MAGA革命）	328		
特朗普也許就是那個「天命人」——基辛格的神預測	337		
第七章 全球影響	343	尾聲 歷史遠遠沒有終結，甚至只是剛剛開始	465
貿易戰與中國企業「走出去」——全球化的新階段與新挑戰	344		
中國的地緣政治操作，下一步的關鍵：歐洲	254	番外篇 從體育、歷史、政治視角審視奧運會游泳金牌項目	475
香港的兩大時代機遇來了：一個金融，一個教育	369		
第八章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	375	附錄一 傅高義教授與兔主席往來郵件選登	494
「四座大山」下的美國	376	附錄二 傅高義教授參加哈佛大學中國學生新學期活動的講話	500
美國能否從「根兒上」解決全球化、自動化、移民、金融化 問題？	389	附錄三 回憶傅高義：一位講中國故事的智者	504

哪些是特朗普「自己」的議題， 哪些是別人的「私貨」

2024年，特朗普是作為一個政治「平台」、是帶着一眾議題當選的——除了他自己常年關注的議題，還有他的團隊、政治陣營所關心的其他議題，希望借助他的當選一併推動實現。要分析特朗普政府，知道哪個政策能夠獲得特朗普的持續關注，以及處在更高的政治優先級，就需要將他個人感興趣的議題與他的政治團隊及陣營感興趣的議題加以區分。

2024年美國大選是特朗普和右翼民粹運動MAGA對以哈里斯為台前代表的美國精英統治集團取得的一次「不流血的革命」。這次大選注定將改變歷史，重塑美國政治格局和發展方向，並對國際政治產生廣泛影響。

選舉過程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特朗普一方面盡最大可能動員原有的基本盤（從MAGA到福音派基督教）；另一方面，把一些新的力量整合到自己的陣營裏，顯著擴大了選民基礎。這一整合是美國當代政治最重要的大重組（Great Realignment）之一，所納入的各種新的力量有具體的人，也有利益群體。台前最主要的代表就是馬斯克、J.D.萬斯、小羅伯特·肯尼迪（RFK Jr.）等；最扎眼的群體是矽谷的「科技右翼」和加密貨幣圈，最「隱蔽」的則是疫苗懷疑論者。

美國政治是兩黨制，選舉本質上是「二選一」，兩個政黨／候選人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都令選民滿意，作為選民，最終你只能從中挑選一個和自己關切議題最「契合」的人選，加入其陣營，希望該人選在獲勝後能夠推進你心儀的議程。比方說，如果你特別反對墮胎，或者特別反對跨性別者參加

女子體育項目，那你只能支持特朗普——雖然你對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毫無興趣。

在這裏，所有人實際上都在把特朗普當作一個「平台」（platform），一把「大傘」（umbrella），一個選舉工具。這就是選舉政治中政黨的真諦。人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押注於特朗普，最終希望通過贏得選舉而在之後推進符合自己理念、利益的議程與政策。

問題來了。第一，這些主張可能自相矛盾。比方說，MAGA基本盤是反大企業的，希望加強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限制其影響力，甚至拆之而後快；但科技右翼則希望放鬆監管。第二，這些新加入力量的議程未必是特朗普的議程，或者不是他最關心，甚至不是他以為然，更非他真正有意積極推動的。

那麼，究竟哪些議題是特朗普真正關心的議題，哪些是他的政治盟友「帶進來」的「私貨」？

本文僅從美國國內政策的角度闡述這一話題。很多人可能更關心外交，但「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國內政策」，一切都離不開美國內政，且特朗普2.0更加旗幟鮮明地否定國際政治中的新保守主義和國際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議程，進一步加強對外推動「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和「孤立主義」（isolationist），把主要精力聚焦在美國國內，並毫不掩飾地將美國本土利益作為所有外交政策和選擇的考量基礎。所以，我們有必要以美國國內政策為主來探討這些議題。

圍繞哪些是特朗普的核心議題，哪些是他政治盟友的議題，主要基於幾個方面。第一是特朗普第一任的表現。他的施政綱領及具體政策；第二是他在本次大選以來的所有講話，包括集會講話、大量訪談、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信息；第三是他的幕僚、身邊人對外披露的信息；第四是研究者、觀察者的分析；第五是MAGA基本盤內心所想——特朗普與他們「心連心」，有一種很深層次的聯繫。這些人想要的，就是特朗普想要的。

一、特朗普的核心議程

這些是特朗普真正「走心」、「上頭」的議程和政策，也即特朗普第二任裏政治優先度最高的議程和政策。其他議程、政策都要服從於特朗普的核心議程，不能與之衝突。

1. 反移民

具體有兩個維度。一是**驅逐與遣返，這是公開的**：將已經進入美國（號稱兩千萬）的非法移民從美國本土驅逐出去。特朗普號稱從上台第一天開始就要幹這個事，並將動用軍隊（包括國民衛隊），大規模甄別、找尋滲透到美國社區內的無證移民，不定期關押（關到本質類似於集中營的地方），然後遣返到「來源國」、「母國」。這涉及到和各國的談判，本質是要求各國「認領」，配合接受遣返。特朗普聲稱要動用關稅手段給各國施壓，「如果不接受非法移民就不要和美國做生意」。下階段，這可能也是中美雙邊談判中的一個子議題，因為非法移民中也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二是**限制所有移民和訪客，這是相對「隱性」的**：對付非法移民比較簡單，就是關閉南部邊境、加強對所有邊境的管控。其他，還可能包括對合法移民及「訪客」的限制。不難想像，申請美國移民/綠卡、申請美國簽證（無論留學還是工作）都會更難，即便申請了簽證也可能會遇到問題。可以想像，很多中國人持簽證入境美國時可能會被美國海關和邊境官員送到小黑屋刁難；留學生讀書讀到一半簽證續不下去了；畢業後留美工作更加困難，等等。

移民問題是特朗普/MAGA最核心的議題，沒有之一。很多企業對驅逐和遣返非法移民持保留意見，或者反對，因為這會推高勞動力成本；矽谷科技界對於限制合法移民也是反對的。但這是從機構的角度出發。如果你是一個美國白人個體，你有可能在私底下認為美國的白人文化和種族被稀釋了，應該限制有色人種的流入，把移民配額重新聚焦在歐洲。但這離「種族主義」只有十米距離，只能偷偷想、不敢公開說。不過，特朗普在第一任內

就公開說過應該多要北歐國家的移民，少點非洲「垃圾國家」（shithole countries）的移民。

2. 全面放開和加碼美國的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行業

特朗普有幾方面的考慮。

有基礎、能自主：這些行業，美國有一定的產業基礎，有資源、有技術、有能力，可以隨時隨地啟動，不需要依賴外部因素。簡單的說，這比把芯片製造從台灣搬回美國，或者在美國本土重構獨立的供應鏈要簡單得多，是很快就能見效、能夠出業績的地方。

有戰略價值：即所謂能源獨立、能源安全問題。無論從軍事角度、經濟角度，還是科技角度（例如人工智能對能源高度依賴），特朗普希望美國在能源上自給自足，不對其他國家形成依賴。拜登時期，一度出現在新能源技術上依賴中國，同時向委內瑞拉購買石油的情況，在他們看來是最壞情景。

有助降低物價，解決通脹帶來的民生問題：特朗普很清楚，即便通脹率下來了，也只解決動態問題。靜態來看，食品雜貨價格企高，一旦上去，就很難降下來了。物價提升和俄烏衝突以來能源價格提高有很大關係。所以，他在選舉期間給出的承諾是：上任一年內要讓油價下降50%。油價下來了，就會減少老百姓的日常開支壓力，還能推動一攬子價格下降。在他看來，解決這些問題的抓手就是全面啟動油氣行業（drill-baby-drill）。

和美國汽車行業契合度高：美國汽車行業的優勢賽道還是燃油車，而非電車，電車依賴中國供應鏈（電池），依賴政府補貼，依賴整個綠色經濟產業。這和特朗普主張的化石燃料完全是兩個方向。他的算盤是，把燃油價格壓低，必然有利於燃油車，對於美國的本土汽車工業是個好事。而美國本土汽車工業有產業基礎，是能夠帶來就業、有產業鏈帶動效應的大產業。他的策略是，對外加關稅（把進口的中國車、日本車、德國車都堵在海外），對內降低燃油價格，大力發展美國本土的汽車產業（美國本土企業，以及願意來美國投資建廠的外國汽車製造商都歡迎）。

國際地緣政治考量：特朗普一直認為俄羅斯和伊朗都受益於較高的石油價格，把石油價格壓下來可以減少這兩個國家的財路，進而減少代理人戰爭和軍事衝突的風險。

重振油氣行業是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強調的政治優先度極高的核心戰略，基於此推演：

美國當然會退出各種國際氣候協議和承諾。觀察者已經得出正確結論，即中國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發展新能源科技的真正引領者，同時中國可以藉此項議程加強與歐洲的關係；

放寬所有與「氣候變化」、「綠色」有關的監管將是真實的，且在議程上居於優先地位。舉例，特朗普任命、擬任證監會主席的Paul Atkins關於簡化或廢除氣候變化、ESG相關監管，一定是真實、可行的；

第三，對電動車的挑戰。毫無疑問，發展油氣產業、重新加碼燃油車賽道，對於美國的電動汽車產業不是什麼好事。特朗普對電動車本質上不相信、不感興趣，也不認為美國可以在這個產業上建立長期競爭力。他誇電動車兩句純粹是7月份馬斯克加入後的客氣話。有人問馬斯克會不會利用自己和特朗普的親近關係去遊說，鼓動特朗普出台一些有利於電動車的 policy？個人判斷是：不會。最根本的在於，馬斯克是信奉Ayn Rand¹ 主義、相信市場自然競爭的企業家。他本身就反對聯邦政府對電動車的補貼，認為更多的競爭對市場是好事。他對中國電動車行業及企業抱有敬意，不反對中國車企進入美國本土市場。也許在他看來，傳統能源價格下降，電動車產業補貼減少、燃油車競爭力的加強，反而能夠提供更好的競爭環境。而據特朗普所說，馬斯克「想的都是大事」，「為國家考慮」，說馬斯克從來沒有跟自己提過特斯拉的事，一次都沒有。這可能是真實的，符合馬斯克的人設。

¹ 俄裔美國哲學家、作家安·蘭德提出的一種她名之為客觀主義的哲學體系。

3.發展美國本土產業（「產業邏輯」）

「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核心基礎是產業，具體而言，產業邏輯有三大目標：

目標一——科技：確保美國在關鍵科技領域（如芯片、人工智能）較中國有較大的領先優勢；

目標二——安全：確保美國在關鍵戰略產業（例如能源、商業造船、關鍵藥品、供應鏈）上實現自給自足，最優選是自產，最低限度是不依賴中國；

目標三——就業：創造穩定、高質量、高薪酬的就業，惠及美國大眾。所有經濟政策，都要服務這些目標。具體而言，要做三件事：

1.對外積極利用關稅手段。特朗普認為關稅是美國利用自身實力，脅迫威壓其他國家的最有力手段。在經濟問題上，關稅是貿易保護主義的關鍵手段，功能是将外國商品擋在門外，給美國發展本土產業的機會。特朗普將關稅作為一般性的談判手段，其不僅只服務於經濟目的，也服務於其他政策議題（例如非法移民）。如何用關稅、怎麼用關稅，以什麼節奏展開，針對哪些對象範圍，如何平衡美國和盟友的關係，都極有爭議的。我們可以看看，貝森特、馬斯克等人都在不同場合表達過不同的意見。但特朗普對關稅非常着迷，高調、頻繁的宣傳關稅的作用，甚至把自己的談判技巧、能力、外交手段、政策成敗都和關稅聯繫在一起，似乎「關稅成，特朗普就成」，「沒有關稅的特朗普主義就不是特朗普主義」。周邊人很難就這個問題對他進行引導和管理。所以，關稅是特朗普的優先事項，需「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他的關稅威脅，並預期加徵關稅會真實落地。

2.對內「積極改善營商環境」：最主要是減稅和放鬆監管。

1) 減稅。特朗普一貫認為，減稅可以增加投資和消費、刺激經濟增長、提高企業利潤和就業率，推動經濟擴張。特朗普計劃在明年延長他在第一任期內通過的減稅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of 2017》），這項法案中的多項減稅措施將於2025年到期。特朗普的計劃是，最低限度延續這些減

稅政策，可能擴大範圍和程度，甚至考慮將其永久化；

2) **放鬆監管**。特朗普一貫認為，過度監管會阻礙經濟的增長和創新，放鬆管制可以讓企業更加自由地運作，幫助提高美國的全球競爭力。能源、製造業、金融、中小企業、科技都是放鬆監管的重點領域。

與拜登 / 民主黨政府不同的是，特朗普更加崇尚通過減稅、放鬆監管等供給側手段推動產業政策，不喜歡政府補貼、貸款、投資、採購等「政府直接下場」的產業政策手段。

3. **身體力行，衝在第一線，為美國「招商引資」，打擊對美國「不忠誠」的企業和資本。**

預計特朗普將花很大一部分時間精力與美國及各國的企業家和投資人打交道，吸引他們到美國本土投資。特朗普固然有自己的一些產業側重和偏好，但骨子裏是務實的，所謂「黑貓白貓只要能抓老鼠都是好貓」，因此，凡能給美國帶來科技、安全、就業的產業和資本，他都歡迎。由於他的任期只有四年，產業從接觸、引入到落地是需要時間的，所以他也着急能夠馬上「出業績」，有一些「面子工程」和「視覺效果」，和選民有個交代，算成他任內遺產的一部分。前兩天，軟銀孫正義拜訪特朗普，特朗普立即給他站台，並當眾要求孫正義把對美國的投資從號稱的「1,000億美元」加碼到「2,000億美元」。特朗普給孫正義背了書，也是給其他企業和投資人指了路。和第一任時一樣，孫正義很擅長迎合特朗普的心理，利用總統的「站台」幫自己引資，忽悠更大的生意。兩個人唱一台戲，也是相互利用。這也是特朗普第二任政商關係的預言。而這一次和2016、2017年不同，美國的企業家和投資人知道特朗普是改變歷史、代表美國人民選擇的政客，紛紛轉向，前來投誠。對於那些把產業和投資轉移到美國本土以外的美國企業，特朗普將毫不猶豫的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力，給企業施壓。自由市場、自由競爭、自由選擇的邏輯在特朗普2.0的美國也已經不存在了。企業必須服務國家戰略，為MAGA事業添磚加瓦。

這裏面，如果涉及地緣政治風險、有科技、安全和就業重要性的產

業——例如台灣的芯片製造——一定是特朗普不遺餘力拉攏的對象，所以台灣的核心產業面臨被特朗普政府「釜底抽薪」的風險。中國大陸企業方面，美國現在的政治共識是和中國脫鉤，但特朗普認為安全之類的議題是務虛的，不切實際的，而且也是可控的，他更加關注自己的短期業績和遺產，所以，只要能夠帶來投資、產業、技術、就業，中國企業也可以談。他甚至會歡迎中國企業前往美國造車——哪怕是他並不真實感興趣，且和馬斯克競爭的電動車。

4. **芬太尼 / 美國阿片類藥物危機**。如果還有哪個美國本土議程是特朗普個人特別關心的，不是跨性別體育之類的，而是芬太尼 / 阿片類藥物危機。根據美國CDC的數據，2023年美國因藥物過量死亡的人數約107,500人，其中約81,000人死於阿片類藥物過量。從第一任開始，他就對這個問題非常關心，而且是上心，因為芬太尼 / 美國阿片類藥物危機傷害的是MAGA的基本盤：成癮及因吸食藥物過量而死的主要是中低層白人——從美國南部的阿帕拉契山脈地區各州，到老工業地帶（「銹帶」）——所謂的美國傳統腹地（heartland）、「特朗普地帶」（特朗普land）。這個問題不僅特朗普關心，也是副總統J.D.萬斯極其上心的。所以，特朗普第二任總統任期內白宮如果把芬太尼放在議程上，並不是只是說說，而是真正的關心。

二、特朗普的政治聯盟（「別人」）的議程

說完了特朗普自己的議程，現在說一說「別人」的議程，也就是特朗普「平台」裏其他力量所關心並着力推動的政策議題。通常而言，這些議題有如下特點：

第一，在政治優先度上，這些議題弱於、低於、後於、讓位於特朗普自己的核心議程；

第二，絕對不能和特朗普主義 / MAGA的議程有衝突，即不損害大局；

第三，能和特朗普議程的主線有所契合，也就是能夠以某種方式嵌套到

特朗普主義 / MAGA裏面，直接或間接服務於特朗普主義 / MAGA；

第四，得到特朗普或多或少的認可，或者最低限度——不反對。之前，在公開場合，特朗普對這些議題都表過態，給予某種形式上的支持；

第五，特朗普會讓相關負責人、主事人去推動相關議程和政策，根據情況，決定自己最終的態度，並給予必要的支持；

第六，推成了，當然可以算特朗普的遺產。推不成的，至少特朗普也算支持過了，能交代得過去。而且即使推不成，首要責任也是主事人、負責人、發起人，不是特朗普，特朗普在政治上不會因此受損。

下面看看都有哪些議程：

1.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負責的「政府效率部」（DOGE）。或許有人會說，這不是特朗普的核心議程麼？不是的，這個想法是馬斯克在7月份正式支持特朗普後跟特朗普提的。特朗普本來就也傾向喜歡放鬆監管、精簡機構，上台後對內減稅收、對外加關稅，自然本來會就有通脹壓力。馬斯克說我來幫你精簡掉2萬億美元，兩人一拍即合。此外，馬斯克這個計劃除了很對矽谷科技右翼的胃口（「以管理企業的方式管理政府」）外，也和《2025計劃》的思路「不謀而合」，甚至可以說一脈相承。特朗普上任後委派了馬斯克（和拉馬斯瓦米，後者還有一點制衡馬斯克的作用），DOGE是個政府之外的諮詢機構，做出方案後交給特朗普。特朗普可進可退的。成了算特朗普的，敗了是算馬斯克的。

2.小羅伯特·F·肯尼迪（RFK JR.）的醫療議程。主要針對疫苗安全性，包括是否廢除部分的兒童強制疫苗、健康食品（如食品添加劑問題）、FDA、CDC的改革等。其中，最核心的議題就是兒童疫苗的強制接種問題。為什麼把這個議程加進來呢？因為特朗普在大選時非常需要小肯尼迪的票倉，把小肯尼迪拉攏進來是特朗普最終獲勝的關鍵一招。小肯尼迪就關心兩個事，一個是環境，一個是醫療（特別是疫苗安全性）。特朗普既然拉他進來，那就給他這個崗位（衛生部長），作為政治回報，「讓他

好好研究一下」。最後怎麼收場，當然是走一步看一步。

3.加密貨幣。這個群體和科技右翼有很大的交集。當年，特朗普是反對加密貨幣的，這次大選，加密貨幣圈給特朗普捐了錢，作為回報，特朗普也就支持了加密貨幣，將其納入到放鬆監管、增強金融活力等更廣泛議程的一部分。但特朗普本人對這個東西談不上有多感冒，甚至私底下可能持懷疑態度——特朗普畢竟是開發商出身，brick & mortar（磚頭和砂漿，引申為房產、有形資產，實體的），加密貨幣實在過於虛擬。最終他還是會考慮身邊人的意見，包括儲備加密貨幣對於美元和美國的經濟地位到底會有什麼影響（這才是特朗普真正在意的問題）。此外，加密貨幣只和少數富人和投資者有關，結果一定會加劇美國的貧富差距。MAGA基本盤對加密貨幣不僅無感，而且很可能是負面態度。特朗普對此不會無所顧忌，也會考慮這方面的意見。

4.人工智能。這是科技右翼關心的核心話題，即到底如何對人工智能進行監管，鬆還是緊。對這個問題，實際上科技右翼是有分歧的。馬斯克是主張有監管的（從他對人工智能風險的高度關注，對OpenAi / Altman的態度，對中國人工智能監管的推崇等可以看出）；以Marc Andreessen為代表的風險投資家和創業者則是主張放鬆監管的。他們觀點並不相同。但當這件事和美中競爭、搶佔科技領先地位結合了起來——邏輯變成，美國為了在人工智能領域奪得優勢地位，就必須放鬆監管，這是國家安全的考慮。特朗普對這個話題也沒什麼興趣，他甚至可能擔心普通工人因此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5.反壟斷。在美國，質疑大企業、大資本（特別是大型科技企業）是相當有市場的，無論是民主黨左翼 / 進步派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還是特朗普MAGA的基本盤，都認為要限制大型科技企業的權力。尤其是，截至本次大選之前，矽谷大型科技企業都是支持民主黨的，在搜索引擎、社交媒體上一直歧視和打壓MAGA，特朗普及MAGA基本盤視他們為政治上的敵人。因此，加強對大型科技企業的監管，抑制壟斷力量，甚至「拆散谷歌」，在MAGA內部很有市場，J.D.萬斯正是其中的積極倡導者。但特朗普本人對這個問題也無感，大選期間他被多次問到是否支持拆散谷歌，他都沒

有給出明確答案。只是說，谷歌是個很偉大的（美國）公司。對於他來說，更重要的可能是谷歌對他個人的態度，是否願意屈從及服務於他，這才是他決定對這家企業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的根本因素。特朗普當選後，谷歌也積極打算「投誠」，CEO Sundar Pichai想方設法拜見特朗普。但最終特朗普肯定還是會交給J.D.萬斯或對口的閣員及負責人去辦，自己只需最後定奪。

6. 《2025計劃》（Project 2025）：這項計劃由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主導，目的是為特朗普及後任的保守派政府提供治國理念及大政方針藍圖建議。參與這個計劃的人包括了特朗普 / MAGA上層圈層很多幕僚、專業官僚及政策思想家。如果說是特朗普啟動了MAGA事業的話，那他只是一個開路人——MAGA事業裏有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很多更加有野心，更加有願景，更希望按照特定方式改造美國政治和社會、塑造美國未來的人。他們的野心非常大，既希望利用特朗普（認為特朗普可以給他們實現夢想的機會），又希望影響、塑造（裹挾）特朗普，更希望穿越特朗普（畢竟特朗普只有四年任期）。《2025計劃》是在2023年4月「出街」的，長達900頁，其目的就是影響2024年大選和未來的共和黨政府。但遲至2024年年中，這份計劃才引起關注——包括候選人拜登在內的所有民主黨人突然開始研究這份計劃，因為他們發現這份計劃的內容聳人聽聞，會嚇退一般美國人，可以用作反對特朗普的有力武器。特朗普對此大為光火，說他沒有看過這份計劃，也不打算看，說他認為裏面很多內容非常荒誕，並且在他當選後，仍然指出這幫人在大選前拋出這樣的計劃「非常愚蠢」。特朗普是MAGA的宇宙中心，他才不會讓一群幕僚搶佔他的風頭，決定他的議程。

但我們現在看到許多關於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議程，和《2025計劃》有關。比較典型的有兩個：

一個是宏觀上的，從整體上改造聯邦政府，主要內容包括削減聯邦機構規模、裁減或重組部分聯邦機構，減少官僚體系的規模和影響力、最大化總統權力暨增強行政部門的決策能力、重新分類公務員（建議將數萬名聯邦公務員重新歸類為政治任命官員，以便更有效地執行保守派政策）、

廢除或重組特定部門（例如教育部門）、限制聯邦監管（減少聯邦政府在環境、教育、衛生等領域的監管力度），強調地方自治、強化國家主權（加強邊境管控，確保國家主權不受外部影響）等等。美國媒體經常報道新任政府要對聯邦政府進行「大清洗」，把公務員都「換成自己的人」。這些政策，從綱領上來自《2025計劃》；從推動力量看是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從思想源頭看可以追溯到J.D.萬斯和彼得·蒂爾的右翼思想導師Curtis Yarvin；從跨國案例看有阿根廷的米萊。

另一個是微觀上的，特朗普偶爾會提及，即廢除聯邦政府教育部。這個也是《2025計劃》的政策建議：他們主張徹底解散聯邦教育部，將其主要職能（如資金分配和監管）移交給各州，因認為教育事務應由地方政府和家庭決定，「聯邦政府不應干預。」由於這個政策與老百姓相關度更高，因此也引起了輿論的關注。

特朗普始終和《2025計劃》保持距離。儘管他可以受益於其中一些政策提法，但既不是始作俑者，也談不上是積極推動者。他對於系統政府沒有那麼多的興趣，不關心制度性、結構性、思想層面、形而上的東西。他認為遠期結果和他關係不大，相反，他更加關注現實的事情、眼前的事情，比如說跟哪個國家談成了哪個交易，弄出了哪個項目。因此，我們會看到，特朗普政府將有人在大力推動這些議程（包括可能作為MAGA接班人的J.D.萬斯），但這些事情不能算是特朗普本人的核心議程上。

7. 社會保守主義和文化戰爭 / anti-woke 議題（從反墮胎，到反跨性別議題）：特朗普很擅於捕捉老百姓的心理，經常利用這些話題調動情緒，為自己獲取政治支持，但這位紐約出生、長大的富二代對文化戰爭議題並不真的感興趣——恐怕遠遠不及馬斯克、J.D.萬斯這些身邊人感興趣。這些問題自然也不能算他的核心議程，他只是根據政治需要，酌情給予政治關注與支持。

2024年12月23日